

珂雪齋前集

珂雪叢前集卷之十二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友人瑞生吳家鳳校

記

遊德山記

沅水竹箭而下經枉渚其上爲德山楚詞云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酈元云沅水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卽此山也捨舟登山有老樹五六株盤結石巖中根磊磊爲怪

石門徑依山傍澗澗水流入沅雨後作雪瀑澗
外松栢蒼鬱乃榮邸釜鬣處也可百武爲塔院
門內有斷碑一依稀見無事于心數字禮塔守
僧喃喃塔長再來之讖量之今果二寸餘出院
山徑坦迤竹樹駢羅里許至寺寺內古栢二如
青石一峰上飾瓔珞千年物也殿甚壯麗與渚
宮羅含宅相伯仲四維皆山如虎落圍之後有
平園老人詩碑其左掖嶺上皆修篁無隙地予
閑步竹中思年來江南之竹無處不筴惟此地

檀欒如故居此者無論巖壑之勝卽終日晤對
此君目視淨綠之色耳聽哀玉之響而飽食其
笋亦足以老矣日已暮遂至殿左青蓮社夜飲
予謂游侶曰世外之法有窮而必變者捧喝是
也何者人心貢高日甚道念日微行之不益其
狂則滋之謗乘此時而通以清泰之樂最爲穩
實今有練達開士行之矣夜中雨滴竹葉時復
鏗然曉枕上聞黃鸝聲入耳圓滑起視初日出
松中一山皆霧露出殿右掖遍嶺仍多修竹間

以古樹下嶺得少平地有老桂三株可菴復登
嶺覓孤峰路稍倦則倚竹息時有流泉出竹中
與風篁相和屢跣始至善卷臺善卷卽舜時糝
糠九五遠遁巘谷者也臺可望遠其近者爲善
卷村卽其耕耘之處雲林霧畦隱畛相望下有
小河名釣灣以卷常把釣于此得名酈氏所云
披溪陰渚長川逕引者是此水矣此水一縷直
通茶山每歲茶戶載茶從此出兩岍多峰巒旁
溪若織甚可泛從臺北登孤峰頂大江積雪圍

繞郡城若浮芥梁山旛覆其後隱隱接武山餘
則煙雲枕籍不可復識孤峰下引若龍象之飲
于江其鼻端方營浮圖未成大都山以樹而妍
以石而蒼以水而活予之施施山間也遇老樹
槎枒則少立遇石骨峻嶒則少坐遇嶂披樹斷
遠見江色如鬢鬢之對明鏡湛然發其妖蒨則
爲之終日徘徊而不忍去此山惟孤峰可瞰江
得一佳練若于此以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快
矣復尋舊路歸蓮社游侶問予曰善卷之讓天

下也于佛法何居予曰昔調御之丈夫莫不塵
三輪而芥七寶後來學之者亦往往高謝世榮
栖神巖壑良以骨超名利五欲之外籠不住而
呼不回者始可以擔荷此事若垂涎薶羶柔同
繞指恹春漿嚇腐鼠而可以修出世之業我未
之聞也如善卷輩真可與共學矣是夜遂別山
靈歸舟

遊桃源記

巳酉春孟客鼎州山雨日來至是霽予曰此天

所以賚遊人也遂從上石櫃買舟遊桃源過槐
花堤風颭颭上帆兩岼時有老梅繁英晃耀初
欲游桃源好事者謂桃花未開景物不妍予曰
今梅花正開以一梅抵十桃不亦可乎時新柳
嫋然作嫩綠色長條漸垂已忽聞沸水聲如雷
則魚梁也魚梁若方橋之半又如棧道故亦名
梁棧而上危下欹逐處皆以細杉爲柱密若魚
網惟前若蝦鬚縛柳爲之近狹遠闊導魚入梁
也一里許凡三魚梁每一梁則有怒濤疾聲然

其所以得魚狀甚慘予惡聞之也漸望見河沈山至山下暮矣但聞流泉聲汨汨入夢曉登山卽武山也自德山遡江而西兩岨皆平疇沃野山盡伏至是始稍稍起武山不甚高而峰巒曲抱不識山顛所在屢陟始見山閣軒窻又折而南乃見山門前對大江孟浩然所云水迴青嶂合者卽此地也下山至山脚石根上少息石色如頽霞右一石如人吐舌左一石如郎當舞袖兩石中間有泉淙淙下注石子小洲墳起卽武

水之源也石如舌者旁爲千萬年水所嚙橫泐而成洞可蛇行入其下多餘竅如袖者綠袖而下石多爲水所穿水痕中可坐掬江流大魚時擲中郎記此處但云霞石映綠潭甚麗是時水漲不見石根故也然此石佳處正在根非水落石出不見十餘里過鄒溪漸近桃源縣山欲起而復伏如馬受銜而未卽駛如帆將挂而未卽張如鸞翔鳳翥欲往而尚有待也夜宿邑之近郭微雨滴瀝甚爲山程憂曉霽急往學宮石墀

上看山前此自武山來山之欲起而復伏者至是兩岍之山始大起其穎秀玲瓏竦峭瘦削若有鋒刃不可迫視者卽綠蘿山也舟過山下見一壁中泐其半落水苔蘚蝕剝骨甚遒勁酈氏所云類巖臨水浮響若鐘者信不虛也此後山勢欹側台媚又十餘里江漸狹山坡間時有人家竹樹駢羅至白馬江雪濤掀舞震蕩峰巒澗浣草木所謂白馬浪光天也由渡口入花源行亂山中幾迷路久之見一門有斜徑可陟乃花

源後戶其上卽瞿童淪鼎池也梅花五六株如
積雪照耀空谷時渴極飲清冷酒數盞以酌
花池上室宇甚敞道士皆閉門不出殘碑不可
讀遂由宮右小徑以達于宮萬山圍繞了無出
路日已斜急從馳道上行至一處天挑夾道可
半里許兩山中裂若水巷內有亭可憇前有池
流泉鏗然如玉雪鳴時山行七八里倦極五內
皆熱忽聞泉瀉澄潭心脾頓開煩火遂降乃知
泉石之能療病也共取泉水吸一盃循水脉行

漸涉漸高凡八九級其級去下遠者則水若瀑布忽落地有聲甚怒石爲水所駁蝕峻峻深碧若靈壁英石又上數百步左壁有小碑一爲苔蝕蓋古洞也洞門爲亂草封閉莫能入守僧云曾以長竿探之莫知其際然此洞實見成不必穿鑿者但除去莎草自可漸通人跡此中無好事者空令康樂笑人或云山腹皆空度此穴卽僂都矣恐有僂靈呵護之終古不得開也陟級又百步兩山愈狹上有石池流泉洑湧下注欲

崩岷亭十笏許據石小飲欲再窮泉脉而磴甚危不可復升遂尋舊路下至前夾道天桃處山僧曰過半月則數里紅酣爍人目晴矣予恨不能待也出山口時有紅梅至水溪已暮入舟中與游侶夜飲投瓊正得一二五四真所謂二士入桃源也相與大笑曉辭花源出水溪口山皆伏是爲鈔蘿村左右遠山叠叠皆在數十里外與游侶奕一枰未終而舟人呼曰看山訊之則僂蛭石也蓋至僂蛭石而兩岍之山又起矣石

數千百丈側立水中皆霞紋襍以綠蘚若劈若裂鍾鼎几案龍鳳象馬之形種種具備磊磊入潭亭亭直上顛或外窺根復內却仰而睇之旣已爪削不受一塵捷猿莫攀飛鳥靡託理絕穿鑿而方洞纍纍內有黃腸俗云僊蛇僊與非僊不可知要之必鬼工也里許至漁僊寺閣覆洞外可眺遠山旁又有洞二云伏波避暑室過洞三峰錯峙石理斑爛旋螺而上間有隙地可室別漁僊山漸伏登舟天風大作珠雨隨之飛帆

破浪頃刻十餘里俄雲霧中見有一峰亭亭若
鬟髻者訊之則穿石也蓋至穿石而兩岍之山
又起矣一壁峙水上作精鏤色中穿如大圓鏡
望前山疊疊若有視瞻性情甚可愛玩登舟回
視之宛似香象截流而渡亂石出水中大類突
星灘日已暮雨漸注遂維舟亂石中至曉雨不
止予起披衣坐淋淋漓滴蓬窻有聲一舟人皆熟
寐甚清寂辰後稍霽乃留舟穿石覓一小舸攜
徒夫數人以往去穿石十餘里漸近鏡內所見

諸山夾道林立浣濯之餘妖倩百出入雲巘壁
皆千峰萬峰攢簇而成咫尺皆有波瀾曲折滢
迴翻成動物蓋山遠易於取態至近而態不失
者絕少惟此一帶山愈近愈活至清湘溪水頻
爲山所約欲窮去路山至此如障如城如千葉
青蓮如畫中所稱陁子之頭道子之脚無不具
備實爲佳山水之聚恨夙生福薄不得于此溪
畔作漁郎也近僊掌巘山又稍稍伏凍雨大作
微霰四集濃寒中人呼酒敵之甫十餘行俄見

有若博山爐孤峙水上者訊之則水心巘也蓋
至水心巘而兩岍之山又起矣巘四周直上如
削不挂纖塵骨理沉蒼砂翠爛然遶壁澄潭若
有蛟潛龍蟄可怖日已暮舟小不堪住近巘有
溪曰魚網亦曰怡壘溪畔有人家可宿移舟以
往黑夜隱隱見兩岍石突兀如虎豹尤可畏至
則葦門草舍土窟燔枯而坐共取酒劇譚醉眩
卧案上覺則天已黎明聞青衣大叫曰雪深三
寸矣急起視之遠近諸山皆在雪中登舟繞巘

數匝巘色照人石級爲雪封不得上然大約匝而觀之已窮其勝不必登也往中郎與予言花源道上之勝戲謂此生得住魚網溪上每日棹小舟繞巘十匝吾願畢矣誠哉是言也魚網溪穿山中如九曲珠較之清湘溪更僻真可居也自水心巘以上山復伏望遠山一帶高寒峭倩兩岍之山復大起然灘水愈難上薪米漸不支遂唱返棹時日色漸霽照耀諸山如爛銀海中飛波騰浪又如羊脂玉以巧手雕刻硯山筆牀

反至穿石復登故舟舟疾于飛夜宿桃源縣大
約水上看山惟三峽與桃源耳三峽雄奇花源
秀邃三峽馬史也花源班漢也三峽子美詩也
花源摩詰詩也第瞿唐灑瀆之勝常以險奪而
此地一舟汎汎無風濤之怖若以一小樓船載
書畫攜酒核邀二三勝友終日盤桓其中友山
客而侶漁僊快可知矣歸卽於灑浦治看山舟
歲歲來作花源遊客山靈實聞予言是行也以
春孟廿二日丙午發舟至廿六日辛亥返棹游

侶爲龍君超王吉人郝公琰也

東遊記一

予以萬曆戊申春自都門歸居家一年餘矣箕
簞谷中修竹日茂淨綠數十畝泠泠照人中又
增臺榭數處真可閉門讀書優游卒歲而其勢
有不能久居者家累逼迫外緣倥傯俗客溷擾
了無閑時。以此欲離家遠遊。一者吳越山水可
以滌浣俗腸。二者良朋勝友。上之以學問相印
證。次之以晤言消永日。人生有幾。當趁色力健

時了之。一旦老病漸侵。卽效宗少文卧遊故事。亦已寂寞矣。遊志旣決。復細籌遊程所宜。蓋向者騫舟而行。往往入境會心。可以久淹者。多爲長年輩促之。解維不得自由。不若自製一舟。載琴書樽杓。邀良朋數人。汎汎水上。緩急險夷。惟已所便。亦大快事也。昔張思光無宅可居。權牽小舟往來。太貧。吾不能爲。陶峴置三舟。一載賓客。一載糗糧。一載妓樂。與孟雲卿輩優游湖泖。江漢之間。當時號水僊。太奢。吾亦不能爲。惟張

志和。汎家浮宅。嬉遊雲苔。自稱煙波釣徒。趙子固常以一舟泊沙渚間。看夕陽晚霞爲樂。吾慕而欲效之。乃自往沙頭鳩工治舟。度兩月可遂吾事。而會有以小樓船鬻者。急秤直易之。木理甚堅。且有軒窻。可恣覽眺。乃命工稍加葺理。不數日舟中所宜有者皆備。泛而樂之。而自名之曰汎鳧。用楚詞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語也。汎汎隨波。屈生非不知其樂。但宗國受難。忍之辱。旁觀抑鬱。自不容苟延。予幸

生太平之世。少未立朝。不與人家國事。儉以全
軀。正其事也。或曰太平之世。全軀何用於儉。予
曰。全軀誠不待儉。而軀之閒。則待儉也。試觀人
世。逐日奔波。大者鵬營甚曠。小者螿旋不息。鈞
鎖連環。老而益甚。直至瞑而戢之一木。則已矣。
然則生斯世也。何人肯容人閒。何人肯自閒。又
何時可閒。自非一種慧人。巧取密伺。如儉兒之
竊物。閒恐未必得也。故予非儉以全軀也。儉閒
也。抑又思之。予既不能處忙。若閒又不肯捨閒。

必有

就○忙○苟○心○本○愛○闕○而○境○常○值○忙○心○境○相○違○必○交
 戰○而○不○自○得○神○情○窘○迫○而○飲○水○發○狂○之○病○隨○之
 則○謂○偷○閒○即○所○以○全○軀○也○亦○可○遊○舟○既○成○乃○移
 之○公○安○江○濟○運○舟○中○裝○遂○以○三○月○之○十○八○日○已
 亥○從○公○安○發○舟

記二

彩石洲去公安十里洲上石出異彩往往隱現
 不常近日始縣亘里許燦爛水涯大約如坡公
 所稱怪石或如瑪瑙或如玉或如瑟瑟或光亮

如琉璃或紅黃透明如霞彩或青綠隱見如山
水雲氣或如指螺蚊或如玳瑁如刷絲宋杜綰
云松滋溪水出五色石子正與真州瑪瑙石不
異公安去松滋不遠今此洲上石似較勝之往
與伯修中郎遊洲上伯修拾得數枚一類雀卵
中分玄黃二色一類圭正青色紅紋數道如秋
天晚霞又一枚黑地有金彩有山水人物伯修
初甚寶惜後意闌以賚予南北旅遊齋頭清供
散佚今遂不知所在時水漲微見其脊憑舟軒

五
騁望一瞋已失之矣

記三

鶴穴卽九穴之一也昔江漢于此處交會久已
塞近議開開之誠使第往時洩江流以平其怒
者口有十三穴有九今盡夷而以一穴受之夏
秋江水暴漲所損必多况數百年來所損以予
江者盡成膏腴今一開必且付之洪濤怨恣叢
起終成道旁之築無能爲也宋書桓玄在荊州
與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一老翁驅青牛形色

瓌異桓卽以所乘牛易取至靈溪駿駛非常因
息飲牛牛徑入江水不出然則今荊州之郝穴
乃鶴穴也作郝穴誤

記四

墨山其色如墨又如一靈壁石橫峙江上可數
百里江水隨之曲折故行兩日餘山間出舟左
右蒼壁中時有雲母日射之煜煜鑠人目睛追
憶萬曆癸巳伯修中郎與予同至西陵訪友過
此予行間著東遊記極言此山之奇蓋予時年

少未見諸名勝也後甲午丁酉兩度應省試皆由漢不由江重見此山已隔十七年矣光陰如駛追思聚首之樂何可得也楚詞馳余車於玄石似卽此山然志載玄石又在墨山之北則玄石與墨山非一山也華容東山亘百餘里接石門山石門又與墨山相接昔張岳陽謂二山相連中有禪堂道觀天下絕景其詩所謂雲與峰萬變者卽此地也何時畧糧深入一一窮其奧乎墨山窮處有一峰多磊磊之石畫家所云磬

石是也其極高處有一石如彈丸寘于山顛若
累碁可怖按水經江水經石首竹畦之後卽至
下雋而縈繞墨山左右皆不書豈亦有遺漏耶
下雋卽岳陽也

記五

巴陵西江口沅湘等九水於此會江春夏間江
流甚雄九水却避故匯而成壑是謂洞庭湖湖
畔見君山如長眉一抹隱見雪浪中山海經云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出入多飄風暴雨每

每遊者多以風惡返棹。故人呼爲有緣山。所云二女者。乃天帝之二女。非堯二女也。諠訛久矣。秦皇赭山。世多傳之。而酈氏云。漢武于此射蛟。不知何據。至如王子年。金堂玉女之說。亦甚荒唐。獨謂屈原以忠見斥。乃赴清冷之淵。神遊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謂之水儂。立祠此山。漢末猶存。則予深感其言。夫當時銷金鑠骨之夫。化爲輕塵。爲冷風。甚且爲攝山之怪。鱗而屈子作祭一時。沒而賓於帝。所嬉游湘浦。作羽化儂。

則忠臣之利亦大矣。今山上以祠柳秀才。殊無謂。予謂當追兩漢事祠屈子。而題曰水僊。歲取髻中之田。爲之蒸嘗。用宋王景差等配享。以獎忠魂。而奉千古詞人之祖。亦楚中一大典也。當事者。何不以聞之。且屈子傲骨冶才。遠性逸情。具見騷中。當必饒煙雲山水之趣者。非此千頃雪濤。及九疑諸山秀色。不堪爲之供養。不然。神不歆也。王子年之言。足爲忠魂吐氣。政不當幻視之矣。此山有石穴。潛通具包山郭景純所云。

巴陵地道者也客聞此詫以爲奇予曰如人身中關竅皆可相通何遠之有自蟻虱視之則以爲遠耳客有省

記六

巴陵峙江湖之間於雪濤中舌偃而出亦楚中秀媚國也其磯以城陵山得名下此爲彭城磯王潤水入江處又東爲白螺山卽水經所謂江水又東逕白螺山南者也白螺一魁父丘耳載於經而墨山蜿蜒天際江水滌之經與注皆略

而不書何也豈古之水道微有不同耶水經注
又東得鴨欄口昔吳建昌侯孫慮作鬪鴨欄於
此陸遜諫止之今仍存磯名風帆甚駛一瞬已
過烏林赤壁隱隱見亂石鱗次魏武之敗正是
此地所謂走華容道者卽今監利也以是時監
利石首公安皆名華容矣赤壁下爲陸磯口磯
以陸水得名又東爲魚嶽山有水從中出江乃
景水也山原在大江中揚子洲南今去水已遠
在平地矣獨江上之山自君山以後城陵鹿角

奔騰天際及過臨湘千峰疊疊意卽所云魚梁
象骨大雲響山諸名勝乎帆腹飽甚皆不及覽
矚而去惜哉至嘉漁墾城上有山山上喬松十
餘株亭亭如偃蓋癸巳夏伯修中郎與予同過
此便訪李給諫太清給練往以上封事廷杖數
十幾死罷官家居相與同登此山飲於大松下
屈指十三四年而伯修與太清俱逝矣使俱在
者太清不滿六十而伯修不滿五十耳人命脆
薄如此可嘆

記七

黃鶴樓舊者已燬今新創者其壯麗稍不如舊然樓外風濤萬狀捲雪激石猶故也考水牒大略近鸚鵡洲尾爲船官浦一名黃軍浦吳將黃蓋屯軍處往來商舟之會今金沙洲正是黃軍浦東卽黃鵠山其下爲黃鵠岍岍下舊名鵠灣正今黃鵠磯也或曰山磯皆爲黃鵠而樓何獨以黃鶴名予曰鵠與鶴一也鵠卽鶴音之轉漢昭時黃鵠下建章宮大液池而歌乃名黃鶴今

京口有黃鶴山而宋史戴若思傳內則云京口
之黃鵠山可知鶴鵠二字古人通用獨酈道元
注江水謂鄂之船官浦東卽黃鵠山林澗甚美
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則甚謬按戴顓世居會
稽剡縣後以病就醫吳下時宋衡陽王義季鎮
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好迎來止黃鵠山山北
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憇于此今京口鶴林
寺古竹院卽其遺蹟與江夏之黃鵠山了不相
涉道元因黃鵠二字偶同遂妄引其事甚矣著

作之難也此處舊有南樓宋朝最盛所謂鄂州南樓天下無也下瞰南湖芰荷彌望中爲橋曰廣平翼以水閣觀山谷十里芰荷之句則秀媚可知爾時黃鶴樓僅存遺址近日黃鶴樓稱盛而覓南樓之蹟不可得矣惟城中有湖猶種蓮花四圍穢濁寧堪遊覽一盛一衰各自有時也下樓出城過黃鵠磯入水月亭四面用垣牆封之豈惡見波光浩淼耶

記八

黃州卽古邾也楚宣王滅邾居此後爲黃歇封
邑子瞻曰黃州去州十五里有女王城畜經以
爲春申舊城非也春申封于吳今無錫惠山有
春申廟遺蹟可據乃昔人又云楚都申郢故黃
歇封于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
各在其地黃爲春申故城皆始封也謂之春者
斬春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
兼二城封焉如田之食嘗薛耳後楚拜吳秦侵
申郢楚遷壽春歇始請吳之故封以居然行相

事未常去國立廟者後人追作之也其語更核
矣夫楚子之在丹陽山川重襲如龍在淵如虎
在穴遷於郢中漸已無險可據彼徒垂涎於門
外之具越而虎狼之秦已操戈而入其後扉蓋
至于君由郢遷壽春相由黃遷吳門無用之土
地逾廣上流之險阻逾失所謂楚境橫天下者
適以速之亡耳哀哉丹陽今枝江一云梯歸

記九

赤壁原在嘉魚此名赤鼻所云斗入江中石室

如舟者也內有子瞻祠臨水有石亭蜀雪未漲
去江稍遠舊傳有徐公洞圖經云是徐邈定非
魏徐邈也山崦深處稍有洞痕祠內藏諸石刻
臨摹展轉失真向見乳母碑是近年出土者的
是公手筆借不在祠下有龜石卽白龜渚以爲
毛寶事非也寶守邾爲石虎將張格度所陷死
城中以放龜獲祐者寶部下無名士也讀子瞻
賦覺此地深林邃石幽雋不可測度韓子蒼陸
放翁去公未遠至此已云是一茆阜了無可觀

危巢栖鶻皆爲夢語故知一經文人舌頰。嫫母
化爲夷施。老禿鶻皆作繡鴛鴦矣。大約宋時城
稍下與武昌對峙赤壁不依城間有竹樹猶存
野意今城跨赤壁其半在城內爲闌闔較往時
更爲喧囂命人取龍泉水烹茶甚佳

記十

東坡舊在州東門外稍平曠處忽起一壘內有
雪堂有居士及四壘三亭南有小橋取莫忘小
橋流水句也。東有暗井取走報暗井出句也。丘

世矣。惟須二頃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雖一飽不可輕得也耶。甚矣其困躓也。惟陽羨田。自嘉祐二年。唱第錫宴。與蔣魏公接席。遂約卜居。後倅錢塘。諉親戚。單生成之。海上歸來。遂以爲終老之所。後亦竟未享也。受世網羅。東移西徙。欲優游無事。遂北窻東臯之樂也。豈可得哉。予謂世間自有一種名流。欲隱不能隱者。非獨謂有挾欲伸。不肯高舉也。大都其骨剛。而其情多膩。骨剛則恒欲逃。

世而情膩。則又不能無求于世。膩情爲剛骨所持。故恒與世相左。其宦必不達。而剛骨又爲膩情所牽。故復與世相逐。其隱必不成。於是口常言隱。而身常處宦。欲去不能。欲出不遂。以至徘徊不決。而嬰金木。蹈網羅者。有之矣。夫惟骨剛而情不膩者。乃能耐寂寞。而可以隱。耳能耐寂寞而不須絲竹。目能耐寂寞而不須粉黛。口能耐寂寞而不須肥甘。身能耐寂寞而不須安逸。門戶能耐寂寞而不須光榮。名姓能耐寂寞而

不須稱揚。可以躬耕。可以力鋤。可以牧犢。可以
傭春。可以爲監門卒。可以爲淘河夫。可以一布
障前後。可以寒夜無被。可以沿門作乞兒。可以
任兒子之蓬頭。歷齒而了。無愧怍。可以死無植
骨之所。而任烏鳶螻蟻食。猛拚此苦。而後能伸
其志節。作世外人。龍戢其鱗。鳳潛其羽。九天九
淵安往。不適。豈與樞中之馬。臂上之鷹。較苦樂
哉。昔淵明骨剛。而其情不膩。故能保其隱。樂天
骨剛。情膩。而持之于口。故能免禍。予瞻骨甚剛。

情少膩而舌端筆端其鋒正不可當宜其有嶺海之行也。雖然其爲剛骨等也。骨若不剛則不得爲名士矣。吾輩當保其剛骨制其膩情而更力持于舌端筆端庶汎汎長作水上之鳧而閒可偷軀可全也。睹東坡舊蹟不覺喃喃若此東坡有知聞之或比于說鬼之妄言歟。

記十一

欲過武昌訪寒溪九曲之勝以雨不果惟向江上望西山煙嵐隱隱黃州得武昌而妍子瞻之

謫賴有此也此地原名東鄂孫權以魏黃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治袁山東卽樊山也至黃龍元年權遷建業始命將屯守晉惠帝永寧中于此置江州大尉庾亮所鎮也則庾樓正在此地不在潯陽若荊州之庾樓乃屬庾信子美所云庾信羅含俱有宅者非庾亮也過道士狀見怪石一壁蒼籐綠莎糾結倩媚韶秀近狀爲西塞山山突出江懸巖如削激湍傳籟卽桃花流水鱖魚肥處也其右爲回山有洞三上洞

出雲中洞出水下洞出風元結所云異泉者在焉自此一路兩山夾岼峰巒瘦削依稀與桃花源上諸山相似但層疊處不及耳蘇子瞻曰蘄州溪山乃爾秀邃耶非虛語也楚中看山自三峽後便及此處矣風順不暇泊蘄州過富池富水發青湓山注於江上多市笛竹簞者竹本笛材以作簞亦名薤葉

記十二

過龍平望見廬山半入雲裏頗有往遊之興因

取中郎記讀之不覺神飛至江干急覓筍輿往遊而遊侶皆云夏火按節山行暑甚不若急走吳越覓一淨藍消夏此地往來必經無難再至徐之可也予善其言遂暫住江上遠殮其色綠擁藍堆馬逝帆張亦自快人或問山何以廬名予曰此亦千古未析之疑也據豫章舊志則廬裕本姓匡其父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裕於鄱陽曰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修真此山故山以廬名從其姓也據遠法師志又謂殷周之際有

匡裕先生者栖止此山時人呼爲神僊之廬因以名山從其居也據周景式則曰周武王時人屢逃徵聘廬于此山後來羽化惟空廬存故人以名山亦從其居也予觀山海經內海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此書創自大禹遠矣山以所姓所居得名江復何說山水相依故有此稱酈氏之說當矣若其山上之康王谷乃周康王非楚康王也周自成王以後天子好遊多在江南竹書紀年其跡可考以康王遊匡

廬故其地有釗城康王名也昭王效之而有膠舟之禍穆王效之而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今作楚康大誤又今新安黃山有水出彭蠡名曰廬源與經合則廬江廬山之名已久三代而上非秦漢間名也

記十三

琵琶亭卽白司馬淚濕青衫處也名人託跡之地江山千載猶香何乃寂寂至此近日學詩者纔把筆卽絕口不言長慶如琵琶行使李杜爲

之未必能過大都元白之警策處亦自有李杜
李杜之流暢處亦自有元白未可輕議也或曰
樂天學道者然讀其詩於得失之際何介介也
予曰夫未免有情榮謝辱來其始何得無動蓋
至徘徊東西林躡飛雲履你看山俯聽泉築草
堂鑿蓮池則遷謫之感頓爲冰雪矣寧同長戚
戚者予觀樂天從此地漸跬華臚年纔五十餘
耳卽退求散地爲尹輒去拜刺史不出方太和
開成會昌間士大夫對壘交爭磨戛不休罹其

事者多爲嶺海萬里之行而樂天優游履道且
宅中卧天竺石玩華亭鶴種折腰菱聽霓裳曲
者數十年此其先幾之哲亦何可及姻虞卿而
不累其事矐元牛而不附其黨重于裴公而不
受其恩妬於李文饒而不重其怨入羣不亂涉
水不濡幾於有道者而猶以得失介介議之過
矣子瞻有云處患難不戚戚者此特愚人無心
肝耳于道何曾夢見此等處非慧業文人不解
也

○記十四

泊湖口遠望石鐘幙頭諸山所謂真山作假山者恨不得遊也石鐘二一曰上鐘一曰下鐘叩之鏗然生韻自成宮商迥異常石故以鐘名而子瞻直謂水石相搏之聲此聆臆語耳及後自海南歸爲人跋其所作石鐘記云錢塘自靈隱至上下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礮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天籟無所不在則亦自知其語之誤矣雖然誤赤壁而得一賦

誤石鐘而得一記淋漓一時芳潤千古其誤何
可及也以過瑤關尼一日看諸山出雲幻甚日
暮涉林入古廟一叟煮茗共坐說年來事如天
寶父老也

○記十五

湖口山勢生動聖彭蠡積雪連天直與赤沙青
草相伯仲一日宮亭神甚靈能分風襍流往時
丘文莊夫人入都過此夜半夢一神人語之曰
我戚編修瀾也明日湖中大風隻爐無存我與

汝夫君爲同官誼相關切特來救汝可移登岍
醒卽捨舟移棲古寺中俄頃風大作揚石飛沙
者一日餘湖中舟皆覆溺而夫人得免文莊知
之上聞于朝遣使諭祭而自爲文以告大略謂
世人相與稍涉利害卽掉臂不顧甚且不難下
石而太史于冥冥之際不忘故人拯其妻子情
深誼重可媿澆俗有味哉其言之也戚字文湜
死爲水神于此今其文具在集中文莊大儒舌
理七重不作幻語諸著無鬼論者觀之

記十六

辰已改纜而北風正勁予曰此處無風波未常不可住也飯後同步柳林見山色秀甚自潯陽至此未常斷也初見其層峰疊嶂誤以爲九子訊之土人非也土人亦不盡悉其名但依稀云某歷山某花山不可得而詳也然其玲瓏秀冶亦可父匡廬而兄九子矣歸舟自念此中無一事心上泊然無營卽此無營時百不思想便是吾輩大休歇處于此不知受享是當面蹉過也

有事勞心勞形既不快矣及無勞心勞形之事而復紛紛馳求攀東緣西豈非世間苦人然攀緣境界已熟一時走虛閣路上亦殊不易石充少定且行雷雨復至泊舟東流北門小港中見石磯上有亭軒訊人則陶公菊江亭也趨視之垂柳出石罅中嫋嫋可愛

○記十七

兀坐舟中偶讀唐詩意欲取三唐諸家所作凡山心水興登眺遊覽語帶煙霞同于畫工者都

爲一集不禱之一切應酬詩中庶閒時一披玩
之耳目皆清腸胃悉浣至金陵當卽令善書者
寫出凡予讀書非選書則一字不入蓋泛泛讀
書覺無頭緒然選書非靜僻不能以選書全用
精神深入故也予往在署中鎮日選書抄書故
有助道品傳心編等書明窻淨几之下字字丹
鉛十二時中容易消遣心機頗細每有著作一
麾而成及入燕還楚便入喧鬧之場簣管谷中
非不清寂然晨起梳櫛後纔看數語非有不料

王正集卷之十一
之人來卽有不意之事至酒人狎友近隣遠客
黜之不寔絕之不能以故選書抄書之事遂廢
近日入舟中應酬遂絕連日清寂殊甚選詩以
當卧游以此銷日最快

記十八

東流發舟過黃石磯磯最高處有小蘭若垂柳
隱隱至安慶古龍舒地也城外有浮圖頗壯麗
近李陽驛有小渠者二石峙其中小舟左右出
入垂楊覆渠人家對住真栖隱處也驟雨復至

住太子廟前白水青林亦足娛人且謂遊侶曰
我拚此生住舟中舟中卽是家他不可得清閒
二字必可得也遠遊訪友俱非大不得已事可
止則止不強爲之我自去年十月登舟卽欲追
步張玄真趙子固陶峴水僂諸公未無塵沙之
興矣今日雨滴江中晶晶如撒珠有鮮魚可市
且共醉陶一觴也雨霽穿烏紗夾望九華山色
皆爲霧蝕不見昔劉夢得常愛終南太華以爲
此外無奇。女几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

始悔前言之失也。予屢過此愛玩之不得一至。今日風雨如此應難躡屐直爲慳緣或曰山遠視真爲尤物近則塊然理或然也。自繁昌至磯口可四十里爲夾江碧柳綠蒲時有人家可泛日晡過魯明江卽今所稱魯港也以魯仲明居此故至今稱魯港矣。

○記十九

梁山兩山據岬若雙眉東曰博望西曰梁山亦名峨眉太白所謂天門中斷者也。至采石艤舟。

其下亂石磊砢拜太白先生於祠老檜陰蔽堂
前皆千百年物傍水有峨眉亭墜青山如鏡內
約眉妖穉澹冶所稱尤物者寧獨九子世俗多
言李白于此醉泛舟見月影俯而拾之遂溺死
故此地有捉月臺昔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
云陽冰試絃歌當塗公疾革函草藁枕上授簡
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
卒乃知俗言不足信也太約白生于蜀婚於楚
久居於齊魯徂徠山蹇於長安浪遊於燕晉岐

邠之郊轉徙金陵秋浦卧於匡廬囚於潯陽流
於夜郎得釋徘徊江上卒于當塗此其更涉之
大槩也以爲匡廬人及山東人秦人者皆非其
實蜀人也生于彰明之青蓮鄉大匡山有讀書
臺隴西院卽其故居去蜀後有妹名月圓前嫁
巴子留不去死塋鄉內墓去今隴西院百步唐
梓州刺史碑及緜州刺史高柷記去白未遠實
有可據夫生前則人人欲殺死後則處處相爭
可發一笑也此地一名牛渚卽溫嶠燃犀處與

和州對岍隋韓擒虎平陳宋曹彬下南唐及本
朝取建業皆從此渡以江面較狹也然微風起
輒生巨浪劉賓客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謂
此磯也下臨澄潭石骨空中多竇漁翁實之以
小舟係其旁往來清絕

記二十

金陵從上清河過江東門繞城而往兩岍時有
人家朱欄翠袖嫣然楊柳茂鬱間以蘆葦過長
橋二泊於南門墜見大報恩寺塔金碧陸離直

插天外獨步往至長干里寺內杉栢陰森碧瓦
朱垣鱗接正殿俱燼之火緬想遺制真規祈年
未央後來物力已衰不能復也所存者浮圖耳
此浮圖爲諸塔之祖乃孫權赤烏初康僧會入
中國以精誠感舍利遂建此塔原名長干寺塔
至國朝改爲報恩後塔頂欹斜萬曆庚子辛丑
間僧雪浪正之費頗不貲今巋然儼立尊嚴矣
登塔可三級許盡金陵之勝城內黃屋鱗次鍾
陵牛首栖霞可數以踵疲遂下過濠上亭其前

卽舊放生池也沒於中貴今祠部復之刹雖以
回祿廢然其旁楹及庫房尚存他境視之俱可
作殿堂者昔宣律師靜坐有天人至曰弟子姓
王名璠大吳之蘭臺臣也會師初至江南世主
未能深信後感希有之瑞立此塔廟闕澤張昱
亦是天人入其身中令其答對諧允今業在天
弘護佛法按此則闕張實是此中金湯安可無
一瓣香也俟與好事者商之

記二十一

步入城南門街。俱以青石砌。如鏡光瑩。傳聞以
六朝豐碑爲之。予謂此或曩代事耳。昔魏文取
陝漢碑。爲九華殿基。識者已知當塗之德不長。
宋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
堅好者。以代輓甃。當時一縣尉投書。具言不可。
至于叩頭流血。遵後雖遷一官。大爲朝士所笑。
况在聖朝。寧有茲事。不足信也。登舟穿文德橋
兩岍。盡閣朱樓。流丹騰綠。姹草植於楹。欄文石
羅于几。席翠袖。凌波雲鬢。照水青雀之觚。霞騰

鳥逝凡過橋三四至珍珠橋登岍步上鷄鳴山
卽雷次宗舊講肆也山門依巖朱垣夾道松栢
陰鬱少憇憑虛閣望鍾陵山色及玄武湖水光
晶耀樹如螺黛青溪故道隱隱可尋發源鍾山
匯爲玄武湖由潮溝流入城中直接秦淮凡七
曲北門橋及竹橋大中橋等七橋其遺蹟也至
宋時已淤塞止存一曲矣復登舟尋故道盪舟
者愈多至秦淮曲折處疑卽舊所云汝南灣者
昔陸慧曉家於灣前張融牽舟卜隣劉瓛兄弟

并居其間水有異味共酌飲之視吾輩煮茗相對已豪奢矣日未下春捨舟而步出城外縱觀蘭若天界寺門內古栢老檜沉寒逼人殿閣擬于皇居其餘青豆之舍三十六所文楠爲柱白石爲牆明窻潔案淨不容唾竹色騰綠佳果駢列僧雛文弱多解點茶焚香讀摩論臨黃庭間曉音律碧雲紅樓之藻時亦有之不及遍至個至一庵中有玉蘭二株可五六圍有定窰大士一軀乃嘉靖初年寺中鋤地所得細腰梵像清

慈不俗碧峰寺石頭庵正與天界對中有一園
皆修竹澗汨汨穿竹中過橋依澗行可百步始
入法堂時新篁作嫩綠色照曜几案主僧舊知
也爲予收拾一室以待閒來清坐蓋予家園亦
有竹萬部夏來如沁雪無阮宣之隱操故捨之
而出至此觸目琳瑯乃不啻故園則予于此君
亦大有緣矣今江南竹多綺瓦棺諸處皆蕭然
無一竿存者此地獨蒼翠如故亦殊異

○○記二十二

自買一小舟由城濠入舟中望鍾山翠色撲人
衣袂蓋雨後發其蔥蒨故爾時屬競渡之節五
色龍舟飛渡水滸弄舟者多美少年舟裝一色
分部角勝簫鼓若沸歌笑聲動天地自桃葉渡
口上下可五六里許士女相邀觀渡水閣櫂比
中如珂雪外織雕欄繡簾半鈎珠翠隱隱或載
酒盡舫流漣清波其舟皆四列軒窻上起重櫂
麗甚水文作丹砂瀾夜靜方聞清歌玉碎珠串
予值初度是夜有治客于曲中治具爲祝不能

却其意一往寓目焉過新鶯之閣步霞城之社
皆解以芙蓉養紙柳絮裁詩真徐陵所云琉璃
硯匣鎮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者也嗟乎
予少年時煙霞粉黛互戰而不相降邇煙霞則
入煙霞近粉黛亦趨粉黛中年以後煙霞趣重
粉黛習輕一歲中半住淨藍常借清冷以消煩
鬱近來頗覺都無事矣而偶對此境如雷開蟄
戶春萌草色若不能自止者豈無生力微不能
消除耶抑外境太強能令飲光起舞一角失通

耶豈予所云剛骨膩情者亦名人之常態耶第
以舍塵入道期此生盡遮染習鏤之肌骨比于
書紳誓墓而脫口未終旋已肯之無問人笑鸚
鵡之舌而捫心自反寧不內媿古人解理之後
期盡今時必如蓮花出水不着一滴乃爲諦當
至于安那般那之禪白骨流光之觀亦非多事
正以攀猿渴鹿釋此不除若舍道人本色行徑
而乃云依憑名教酷非所屑欲世人知之濠上
所未解也歸舟無事書以志戒

○記二十三

天微雨長干道如拭乃與游侶步至高座寺雨花臺覓石子至梅子岡尋安石墓不得或云晉時塋于此後移之宜興九鴟口矣客有語安石作土山擬東山事者予曰安石煙霞骨也當其栖隱東山與王右軍支遁遊處辭吏部郎作書絕范尚書爲叔夜之後一人朝廷嚴以禁錮已得遂其隱情自謂當于茲焉老矣及出秉機軸從容而杜移鼎之奸宴衍而清斷流之寇功愈

高而陵霞之韻愈切至於築土以像故隱營墅
列館栽花種竹蓋未常一日忘東山也昔孫仲
益記湖山謂王公貴人思振纓上之塵於泉石
而不得則畫寒林雪竹黃蘆睡鴨於團扇曲屏
以供耳目之玩土山之擬幾於效愚公故事益
又甚矣其後避道子國寶之讒出鎮廣陵築新
城造汎海之裝欲經略粗定取道還東蓋亦未
常一日忘東山也孰知白鷄兆夢金鼓罷鳴而
東山之卧竟齋志沒矣嗟乎居不賞之地挾震

主之威而狐兒鼠子從中黜之不置若非墜重
氣平心跡明白則上蔡之犬華亭之鶴其事且
不可知欲求如陶元亮之優游晚節乘譖而去
也安可得哉信乎出易處難而隱福之未易享
也予謂安石別有絕人之量故不顯其剛骨而
情之膩則與白蘇諸公等乃其用世之妙決非
白蘇諸公所能及蓋古今事業有從才出者有
從氣出者惟安石從韻來至簡至輕若山光水
色可見而不可攬自汾水喪堯以來別有一種

五言卷之三
玄澹脉絡春風沂水卽其流派無事之事不治
之治不言而綜所謂藏出世于經世者也至于
詩文之技不多見若有遜白蘇者然作簡文諡
議桓大將軍比之碎金見虎一毛已知其斑數
目來見金陵秀壁如林憶江左名士如沙而所
玄對者鍾山神交者謝安石也是亦一快也

記二十四

舟遊燕子磯過清涼臺石頭城獅子石灰諸山
宿於草鞋夾雨大注晨雨霽過弘濟寺舟泊燕

子磯關壯繆廟前兩山如雙袖一奉佛一奉壯
繆溪流間之是日相傳爲壯繆生辰傾國士女
皆來謁神予趣遊人未集登燕子磯拾級而上
攀朱欄登亭大江縈繞一峯峙水端與遊人指
點金陵形勝鍾山自東北而展旆於西南大江
自西南而委練於東北覆舟阻其後聚寶當其
前青龍石砲掖其左石頭三山踞其右而秦淮
以一縷橫其中大略漢後郡城皆在淮水南六
朝宮城皆在淮水北而近覆舟楚秦隋唐之城

皆在淮水西北而據石頭揚吳以後之城皆跨
淮水南北而近聚寶本朝因山距淮盡乎四極
此其大略也下山過橋兩山忽開罅若門踰門
寺依巘傍江石壁間乳懸若蜂房蠟淚大如楊
惠之所塑楞伽壁也登閣江流浩淼壁欲落閣
欲浮去似難久住者午後遊人俱集兩山皆綺
羅無隙地笙歌鼎沸日將暮予移舟歸見遊人
往者方如織宿于石頭城卽吾家妙德先生授
命處也機事不密父子俱隕可爲雪涕石色如

鐵襪苔斑微月中視之真類虎踞

記二十五

將往遊牛首涉原隰見大江積雪浩然憇於鐵
心橋暑甚息古寺中松栢鬱然門徑風勢襲人
復行十餘里登山至寺門足幾不能前蓋山之
背金陵而南向者獨此刹故行至山足尚不識
寺所在屢攀躋乃見樓閣枕藉旣入寺陟一重
堦陰風凜然至白雲梯下酌清泉登梯過大銀
杏樹下樹亦千年物記萬曆癸巳歲來遊此地

甚嘆茲樹之奇故予有南唐今日樹長生之句
今十七年矣登殿禮如來西行至禪堂憇關公
殿內閉門看塔影倒垂予殊不訝其奇以佛法
廣大不足奇也歷層級至辟支洞洞甚陰森其
殿已頽然西望大江如積雪此中微加點綴實
爲山中第一勝也東過留雲閣穿老松中歷石
磴半里許至文殊洞煩暑憊甚甫入洞涼沁骨
予夜夢一法師講法華經至予少經一部予出
金請經會文殊洞中久不燃燈予施數鐲因念

此中酷暑內時時作秋色便可居此度九夏也
至方丈僧請看歷代祖師像多恢奇肥碩時暑
極僧曰塔上可避也由方丈東行數百步得塔
凡涉一層則漸涼抵層顛風勢襲人等風穴前
壘獻花巖如在几席右則長江帶之左壘山口
人家田疇林陰水色令人作栖隱想後則山松
鬱然時露恠石峻峻有媚趣久之乃下至一僧
舍據山水之勝烹茗少坐尋白雲梯出山門高
嶺上看大江落日亦一雄快月色冷冷歸飲卧

晨起緣牛首山嶺走祖堂牛首不見前山秀色
者以祖堂一嶺爲之障也過嶺從寺脇入息於
閣中至山門涼風襲人走獻花巖入洞少憩登
方丈閣上望牛首青豆之舍可數也登山過伏
虎巖其上有閣亦可坐江雪逾近歸飲閣上月
色出萬松中清絕

記二十六

久居石頭庵忽移至舟中時畫舫新修甚淨
上竹樹陰翳涼風乍起久不宿舟中不知其樂

至此登舟風便一瞬抵燕子磯登燕子亭罡風
吹衣有寒色下逾溪至弘濟寺兩山夾處風尤
厲息於天王殿前婆羅樹下樹與燕京西山卧
佛寺正同其種皆從西域來者閣正對西斜陽
爍巖石浪光晃耀至山門前近一中貴墳有石
路可坐卽于此取道往遊栖霞途中黛色層疊
包絡田疇入山穿喬松巉石中息於蒼麓禪室
樓後開窻見斷巖有落勢躡山徑石梁尋中峰
澗道幽清如故而山石稍加穿鑿略損其致至

乳泉聽泉下至千佛巘巘架以閣重牆圍繞甚
莊嚴酌品外泉過方丈入大殿禮佛時日如炙
急往覓天開巘息于珠泉過般若若臺坐叢桂下
行亂石澗邊石多如太湖者喬松夾道遠望巘
壑了不可測抵巘巘石巉巉數月前忽中裂一
片塞路爲好事者刻禹碑作石牆寘之歸納涼
于白蓮池上時白蓮盛開香風滿一山暮宿山
中

記二十七

舟中望金山萬派爭流一拳孤峙息于水月樓
登妙高臺風濤際天簸蕩川岳東望大海水氣
浩白無際信哉大地皆水輪持也予謂游侶曰
聞江深五里則山之出水者無幾其果本豐而
末銳耶抑上如荷葉之浮而下如荷柄耶往聞
之故老云昔有一小沙彌面如髥喜入水或經
晝夜不出偶一日沉江底以手搖山柄大動山
上人皆驚訊之始知此沙彌所爲衆詬之遂入
水去相傳爲龍沙彌由此觀之山下信如荷柄

經江水千萬年洗磨駁蝕必有奇竅異色待滄
海揚塵時來一觀之當不減碧玲瓏耳第以一
柄載豐顱樓閣磊珂其間江水怒濤日夜剝削
不休而海風常如毗嵐晝夜噓吸飄搖恐荷柄
忽折將柰何頗爲山中人危之下至山門見前
有亂石浮水上相傳爲郭璞墓考金華楊氏洞
天記云中國洞天名不載於籍者尚多金山龍
遊寺其一也昔張安道守滁入瑯琊山藏經院
得木匣乃楞伽經也見經中字跡忽然汗下了

知前生是知藏僧寫經未終而化遂續書其後
字跡宛然無異前生乃付子瞻鏤行子瞻居此
與佛印元公同入梓名曰再生經今繙經室猶
存時倦甚偃卧樓上取泉水烹茶按中冷泉原
在江心此山上井中水也正宜出惠泉下蓋以
中冷爲第一者乃劉伯藹耳陸羽所品首廬山
康王谷水簾水而居南零第七故謂慧山爲二
泉者但次康王谷水非次南零也羽別水有神
識豈伯藹所敢望當以羽言爲正張又新刺末

嘉時過桐廬江至嚴瀨以茶試水甚佳云去楊
子南零遠甚至末嘉取僊巖瀑布用之亦不下
南零嚴灘水品最殿皆勝南零則呼爲第一泉
者誤矣真南零尚然况井中水哉山僧遺以鼓
予笑曰憶子瞻齋廚法鼓之句則金山鼓自元
公以來有之然元公道法不傳而鼓法獨傳可
謂善轉食輪者或云陸機所云末下鹽鼓卽此
秣末通也則其來更遠矣日已沒散步迴廊下
欄外滂湃者卽蜀雪也遍覽壁間詩惟張祐孫

魴二詩真成獨步祐詩實遠過徐凝而不見取
于樂天惟杜牧之守秋浦酷愛其詩祐不應招
辟老於曲阿性嗜水石蓋詩人之有骨而有致
者而唐書不爲立傳殊可恨魴江西南昌人畫
工子也

記二十八

篁川去市可里許踰平疇行柳巷中始至圍園
內彌望皆水周遭可三里中因島嶼爲樓閣過
小鑑湖听上望水色澹澹數折入栢巷抵霞標

閣閣外皆植桃故以霞標名後軒臨水水外長
堤多植梧桐芙蓉開窻則遊魚漾漾復循故路
至小鑑湖畔泛小樓船過月榭遠望朱欄若魚
網曲折水上過橋登鑑閣罡風襲衣閣下小飲
寘酒樓船夜泛遂宿焉辰起天氣澄清棹小舟
從霞標閣右軒登舟沿堤碧梧翠柳紫薇花處
處爛然半里許過第五橋涉桃花渡又里許至
篁川莊門迎流水中有秘室畫閣可居眷屬循
莊右掖行曲溪復回棹穿小橋入湖中望鑑閣

峙水心過月榭及大石橋翹曲溪至霞標閣後
登岼是日始憶今歲有計偕之役孝廉船已有
北上者念吳越山水非草草可了宜割愛以俟
後來暑氣未減姑靜坐篁川數日以俟中秋後
取道入都志既定乃發舫舟還楚蓋漕河不宜
此舟也囑舟人及還楚僕從曰此去都門得失
未可必然閒則可必也謹視吾舟桃花水生吾
攜吾閒歸矣篁川主人爲賀中秘虛谷拜令子

孝廉函伯

記二十九

甘露寺乃唐寶曆中李衛公建以資穆宗冥福時甘露降茲山故名舊有多景樓面山背海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會昌五年毀天下寺宇此寺以祝釐得不毀晉及六朝畫板俱移其中其藏經是六朝人書卷尾列晉王總持名煬帝字也平江南鳩集于寺題跋具存李衛公祠有手植檜宋哲宗元祐間盡燬於火江南從此遂絕晉筆所存者惟衛公鐵塔及米元章

淨名齋耳後屢加修飭莫還舊觀今日江山如
故而荒落尤甚訊淨名齋亦迷其迹矣元章時
寺有仲宣長老與之爲禪友蔣穎叔亦以詩相
往來當是了元一輩人而此中無知者登北固
過天津泉從右腋屢陟至山門見大江浩浩風
帆往來金焦孤峙水上禮如來殿上前山疊疊
大江出其右過三山閣實爲一山勝處白水綠
洲平疇稻畦茸茸晚風甚勁或曰此長潮風也
山門題榜爲天下第一江山晉陵吳琚筆琚南

宋人書學米老逼真畫亦然所著有雲壑集門
前若大堤竹箭叢生其下半里許至前山如象
鼻廻繞尋舊路歸散步鳳凰池畔依山頗有泐
石雲縈霧裂類假山卽狼石處也穿槿籬歸是
夜爲中秋月不明數月內天旱無夜無月至中
秋人人思賞清輝而月色却爲雲揜乃知如意
未可易得

記三十

鶴林寺久廢陸尚書五臺諸公復之東坡和刀

景純柳子玉光字韻詩皆箴牆上景純名約家有藏春塢子玉名瑾子瞻姊夫亦能詩文見孫覲岳珂書覲字仲益晉陵人曾見其所作華山記湖山記皆佳又有子瞻草書止七八字甚類醉翁亭記筆法蓋老坡沾薄醉後放筆能爲此體惜不全耳其中宋元蹟頗多高宗書七佛刹尚存其一字頗類魯直過古竹院卽竹院逢僧話地也竹色甚蒼翠前山名黃鶴宋書爲黃鵠一名戴公山以戴仲若居此宋武帝所云東巡

當宴戴公山下者也子瞻遊鶴林詩有戴公山下野桃香句其蹟甚明史稱竹林甚美卽今竹院人因李涉竹院僧話句遂謂竹院始此而不知卽戴公竹林精舍也修一統志者不列之流寓於黃鶴山下都不著其事實近輯廣輿記者亦不載夫戴公隱德琴心所之山川生韻躑道元等尚取以文楚中之陋而此中係栖息之地乃不一表識可笑夫江左慧人多在建業京口已自寥寥復堪遺耶其右爲濂溪書院中有小

蓮池可少憇濂溪迹不宜在此以嘗問道於鶴
林僧壽堂故爾昔米元章愛此中松石沉秀願
死後作寺伽藍至易簣時故像頓毀後人因而
奉之作袍笏像予謂衆香國裏來衆香國裏去
此等去來當是淨土中人恐不止作伽藍也意
者菩薩護法無所揀擇歟日未下春將取道往
招隱覓黃長睿學士釜鬣訊之僧云此中已久
不識矣長睿名伯思邵武人學問該博著有東
觀集一百卷今東觀餘論乃其片中一毛其人

深通禪理跋寶王論有深解臨終修念佛三昧而化塋於招隱山麓李伯紀誌其墓甚詳大都與米顛相伯仲而精核過之書法初倣歐虞後出入鍾王間亦當不遜米者今元章之跡昭然而長睿藏舟處竟不可尋與戴仲若隱居同一湮滅非二公之不幸乃江山之不幸也他日有緣于此處立精舍以祠三公爲江山補此闕典當令過此者三日猶香一大快也

記三十一

焦山有野意大勝金山獨瘞鶴銘之疑未決欲
親往勘之蓋此銘諸家若聚訟以爲王右軍書
者蘇子美也以爲顏魯公書者歐陽公也以爲
顧况書者沈存中也以爲陶隱居書者黃長睿
也以爲諸公皆非而別有隱君子書者董道也
惟黃魯直斷乎以爲非右軍不能謂爲大字之
祖龍爪遺法歐虞顏柳諸公僅得其髣髴津津
乎不啻口出魯直于書學極深似有可憑近世
名士以爲據茅山志顧况居菖蒲潭自號華陽

真逸銘字是况無疑不知銘石後有貞觀王瓚
書已學其體况去貞觀年尚遠何得先有此書
百聞不如一見今風色如此其緣又慳可嘆也
或曰此時水未落銘石亦不可見遂返棹

珂雪堂前集卷之十二終

乾隆三年九月